



物理系館裡的小說家

訪黃文宏教授

採訪撰文 / 江映青

攝影 / 曹沛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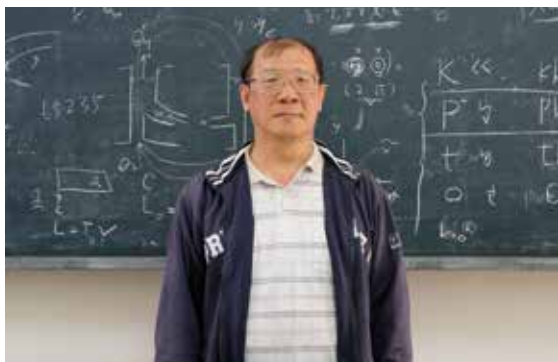
對於物理學家，你的想像是什麼呢？是愛因斯坦、霍金、索恩，還是電視影集裡的天才宅男？你知道在成大物理系，有一位用台語文寫詩寫小說、甚至研究平埔族語言的物理學家嗎？

踏進黃文宏老師的研究室，大黑板上密密麻麻的粉筆字跡，仔細一看除了物理算式之外，還有一角寫著台語文發音的對照；鐵櫃上用磁鐵吸著幾則剪報，最上面一張是黃老師為了四年前「南榕廣場」命名爭議事件而寫的詩，也是以台語文寫成。

〈南榕廣場的大學生〉

既是青春姑娘，
 既是青春少年兒，
 佇二十一世紀，
 寒流來的冬天，
 阮佇遮 (tsia) 嗶出阮的心聲。
 生命真寶貴，愛情擱卡值錢，
 毋擱，為著自由，攬會當給放棄。
 這 (tse) 是阮的價值與觀念，
 這 (tse) 是阮的選擇與信仰，
 無人有法度給阮改變，
 無其它的物件會當替換。
 阮踏堅定的腳步，
 阮永遠袂餒志，
 勇敢追求阮的目標。
 你我相偕鬥陣做伙行，
 佇寒流擱再來的冬天，
 溫暖的日頭，
 對天頂照過來，
 照著咱所意愛的南榕廣場，
 佇遮 (tsia)，
 咱啥物攬毋驚，
 咱大聲嗶出—
 咱追求自由的心聲。

(2014年1月19日刊於自由評論網)



黃文宏老師研究室黑板上一邊寫著物理算式，一邊是台語文發音對照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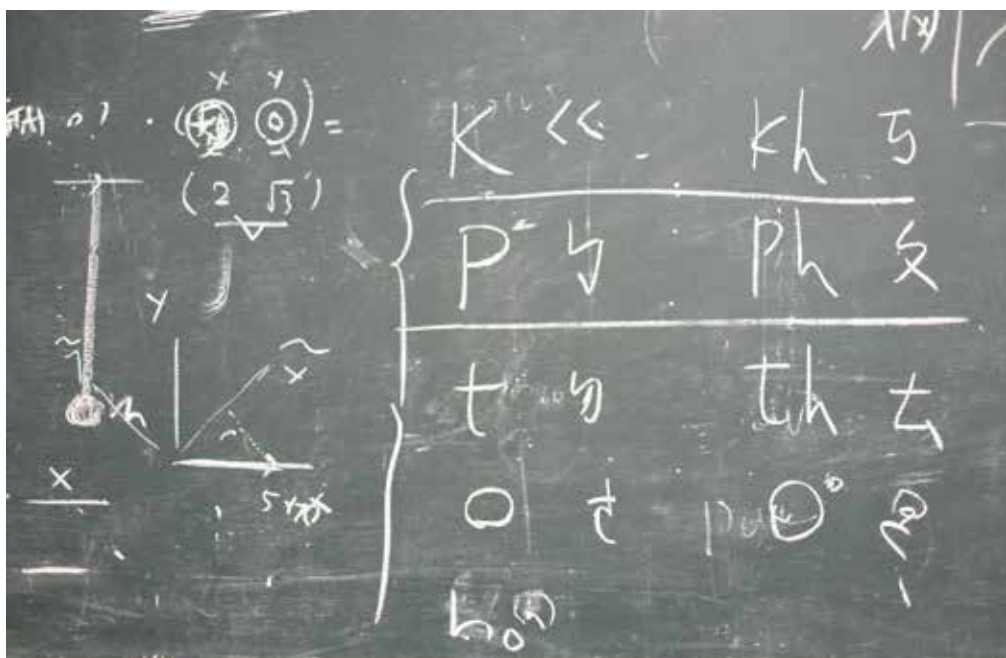
講故事的動力

出身雲林斗六的黃文宏老師，自2008年左右開始使用台語文寫詩和小說，至今已經累積了不少作品，大多刊登在《台文通訊》、《台文通訊Bong報》等台語文學刊物上，有些以連載的方式刊登，「這篇快要結尾了，阿立祖會顯靈出來跟主角訓話……」老師翻開自己的作品頁，忍不住一邊劇透下一集故事走向；另外，還有台南市政府出版、全國第一本由公部門發行的台語文學雜誌《臺江台語文學季刊》，老師的短篇小說作品〈金色ê樓梯〉就刊載其中。

「這篇我寫兩個月。」老師指了一下〈金色ê樓梯〉標題。

「兩個月？！」聽到黃老師能夠兩個月寫完一部一至二萬字的短篇小說，一年小說產量至少一到二部，尤其又是以非專職寫作者的身份，實在很難不讓人驚呆，沒想到老師只是笑笑說：「當休閒啦，物理做久也會厭煩，有的人會去看電影，我的休閒就是寫小說啊。」為了抓住寫作時文思泉湧的時刻，或者、以老師自己的話形容：「寫的時候人物和情節會一直跑出來，有些不是預先設定好的，跟物理不一樣，物理不會就算了，再看就好，但小說會一直跑出來……」當專注投入寫作的時候，故事靈感顯然是不等人的，於是總會在一兩個月內密集將它寫完。

那麼，為什麼會挑選小說體裁來創作呢？黃老師半開玩笑地說，因為覺得市面上的小說



台語文羅馬拼音對照表。

都不有趣，或是不夠引起共鳴，自己來寫感覺比較實在，也比較好玩有趣。至於在內容方面，則反映出了老師對於各種社會議題的關心、關懷，舉凡環境保護、社會正義、原住民議題，到政治相關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台灣被殖民的歷史背景，以及來自老師本身的成長背景，探討家庭關係、父母子女親情和衝突等，「小說主要還是寫人的事情。大家都是這樣，只是表現手法不同。」黃老師說，其實不止小說如此，做藝術、拍電影等創作，作者一定都會放進自己的經驗，並舉了大導演 Steven Spielberg 為例，他的電影為何總能夠觸動人心引起共鳴，裡面其實都能看到導演本身的成長背景，像是「外星人（ET）」電影裡的小男孩就有自己童年對父母的情感投射在其中。

如果小說總會由生活經驗和環境中取材的話，那成大會不會哪天也成為老師的小說主題呢？老師笑著說，未來一定會把成大寫進去，



以台語文發表的〈南榕廣場下的大學生〉。

只是現在還不知道要寫什麼，該寫好的還是壞的呢……「那物理呢？可以寫進小說嗎？」聽到這個問題，老師立刻提到甫獲諾貝爾獎的理論物理學家 Kip Thorne，就參與了2014年的「星際效應」，這部票房和評價都相當高的電影；但其實、早在1997年由 Robert Zemeckis 導演、Jodie Foster 主演的另一部電影「接觸未來」，探討科學與宗教之間的關係，其原著小說作者 Carl Sagan 本身就是天文學家，為了故事中回到過去的情節而請教 Thorne，如何在不違背物理的前提下達成時間旅行，Thorne 從愛因

斯坦的相對論中導出了「蟲洞」的可能性，於是，後來的科幻電影或小說中，我們只會看到「蟲洞」而不會再出現諸如「超光速」之類不合理的情節了。

黃老師說到Kip Thorne時，也順便簡單解釋Thorne觀測重力波的方法，原本以為這些物理學名詞對於文科畢業的我們會如同鴨子聽雷，沒想到經過老師解說，竟然還算順利地理解了幾分，尤其看到黃老師眼神發亮、神采奕奕的模樣，真的能明顯感受到對於物理的熱情。不過這樣說來，想寫科幻小說的人，是不是就一定要先修物理呢？老師認為其實不必，也不一定需要證所有情節都符合物理，既然是寫作科幻題材，當然可以天馬行空盡情想像；只是，若身為物理學背景的小說家，在動機上會強烈一些，會想要透過物理的知識來增加說服力。像著名的「星艦迷航記（Star Trek）」，作者Gene Roddenberry是位警官，並非科學家，卻創造出科幻電視史上的經典作，黃老師說，這只是寫法的不同，並沒有哪種才是好或對的。

系上的其他老師多少會表示好奇：「你怎麼會寫小說？」黃老師的回答則是：「我有這個才能，我自己也不知道啊。」儘管談起寫作時總是謙虛而泰然，其實背後強大的動力和初衷，仍是那股想要把故事說出來的動機和企圖心，以及專注的投入。就連外出散步，心中都掛念著小說的名字還沒取好，在路邊看到拆除後破屋的一段樓梯而靈光乍現。無論是寫作還是研究物理，「企圖心」都是讓老師能夠完成的重要因素，以及熱忱的來源。

「小說家無法被創造」

「老師，如果我想立志寫小說、當小說家，您會給我什麼建議呢？」

「我會先問那你要寫什麼？」老師一針見血地直接提問。其實，「小說家是不能創造的，物理學家還可以。」要培養一個人學習物理，進而到大學教授物理，是可能達成的，最後能不能成為有創造力的、頂尖的物理學家，雖然不一定，但大部分都可以訓練；至於小說家，很難有什麼訓練班，因為是訓練不來的。

「我覺得任何人都會寫小說。」老師說，只要有想說的故事，並且開始動手寫出來，就會找到自己的路，畢竟每個人的寫作風格、手法都不同，同樣的議題也會有不同的寫法。有了想寫的動機之後，先構思大致的輪廓、主要角色，再逐漸讓原本模糊的情節、內容完整；開始寫之後自然會慢慢修改、增加，「它自己會跑出來，你不寫都沒有辦法。繼續寫（情節、角色）就會跑出來，任何人都具有這種能力。」甚至在寫作的過程中改變原先的設定和篇幅，也都是很常發生的事。「沒有人可以告訴你該怎麼寫小說，那種寫出來都是很差的小說啦。」黃老師笑著說。

用母語思考，用母語寫作

如果是會說台語、或至少聽懂台語的人，在讀黃老師的作品時，多少會感受到一股親切，好像在聽爸爸媽媽說話一樣，就像老師說明他選擇以台語文寫作的原因一樣：「比較習慣、好掌握，思考方式上感覺比較親切，人物等表達方式也比較熟悉、自然，就像你如果要

寫小說總不會用英文，因為不自然嘛。」老師也提到目前在學校中施行的「母語課程」，無論是台語、客語或原住民族語言，其實效果非常有限，也不夠真實，短短兩個鐘點，並無法讓這些語言真正成為學生們的母語，為此老師也曾經投書媒體，提出「在學校，講母語」，讓已經式微並面臨消失的語言，能夠更生活化地在學校中被使用。除了說母語之外，也希望能夠用母語寫作、累積台語文的文學作品，讓這個語言能繼續活躍，推廣更多人使用並書寫；在老師的言談間，可以感受到他對於家鄉、本土文化的熱愛和使命感，就如同老師的作品主題，也總是圍繞著台灣這塊土地一樣。

不過，即使知道母語「如何說」，要懂得「如何寫」仍然需要一些學習。目前主要的台語文有兩派書寫系統，一種是全部以羅馬字母拼音，另一種則是全部漢字，前者對於一般人較難進入，後者教育部有訂定一套用字，但不夠用，對使用者不大方便，而且有些台語字無法對應已有的漢字，就只能造字；還有許多人會使用折衷的「漢羅」，也就是漢字為主，需造字的部分改以羅馬拼音，而黃老師就是以「漢羅」寫作；在長期受華語教育的訓練後，要立刻熟悉另一套書寫方式並不容易，有時候也需要不斷修改甚至硬背，這大概也是為什麼老師的黑板一角，仍然寫著兩排羅馬拼音對照作為提示了。

從寫小說到平埔族語研究

在訪問之前，我們已經聽說黃老師對於西

拉雅族等平埔族語言有涉獵，甚至還編寫了字典，這方面的興趣又是怎麼開始的呢？

「我那時（2000年左右）在寫一篇小說，有一個主角是西拉雅人，我希望能讓他們用自己的語言講幾句話，感覺比較有原味。」黃老師笑著說。儘管看起來是個簡單的動機，但當發現幾乎已經找不到會使用西拉雅語的族人時，老師仍執著地搜尋資料，進而找到了一本荷蘭人來台時，由傳教士翻譯的馬太福音，裡面有荷蘭語、英語和西拉雅語，再對照聖經內容，從簡單的句子一個一個單字找出字意，蒐集之後就可以編字典，甚至還歸納出基本的西拉雅語文法。

想到要把整篇完全陌生的語言逐字摸索，對照出單字和句意，應該是個相當耗時的工作吧，老師平時又有教職、又要寫作，把這些西拉雅語言翻譯出來，花了多長時間呢？

「三個月。」聽到老師回答，我們驚訝得半晌合不上嘴巴。「一開始很難啦，後面就越來越容易了，最後有些字對不出來，需要專家解決，我就放著了。」老師說，其實最後小說裡也沒能用上，但就是出於一份對這個快消失語言的好奇心，想知道它的意思和結構，於是試著研究看看。老師還舉了物理學家費曼趁著假期到秘魯嘗試破解馬雅文字為例，「我們都是不務正業啊。」他笑著說，但如同愛因斯坦說的：「永遠不要失去你的好奇心」，如果沒有這份好奇，除了可能做不好物理研究，也會

錯失一次研究和活化傳播西拉雅語言的機會。在整理完西拉雅語的馬太福音，並且彙編文法、字典之後，黃老師將他所有的成果都交給了西拉雅族人，由族人繼續發展和研究，五、六年後，老師又到各部落教會詢問合作，將五十首聖詩翻譯為西拉雅語，每個月到內門鄉的木柵教會教唱兩次，為期三年，並編印成冊留給教會教學使用。

身為雲林人，黃老師在2008年，也開始著手研究與家鄉有關的Favorlang（虎尾壠）——統稱中部地區台中、彰化、雲林的平埔族群。同樣以荷蘭人留下的荷／英／平埔族語對照本為材料，找出Favorlang語的字意和文法規則，「因為已經知道方法，只要如法炮製，所以一個暑假兩個月就做完了，而且很輕鬆愉快。」老師說得彷彿只是解完一個初級任務一般，還一邊跟我們分享他發現Favorlang語是使用二十進位，而且有著西拉雅語文法中沒有的關係代名詞（如同英文的which）。可惜的是，Favorlang儘管曾經是人數眾多又凶悍的族群，如今已經完全漢化，語言也已消失無人使用，就連部落也很難找到了。

即使無法將平埔族語言的研究繼續拓展，但在成大擔任教授的機會，是否也有助於黃老師推廣宣傳相關的訊息、甚至是鼓勵系上同學寫作呢？老師說，曾經有同學向他表示想報考台語能力認證，也有同學因為看到研究室門口張貼台灣文學館的活動海報而前去參加；至於說到寫作，黃老師仍以他爽朗的聲音說：「就

寫吧！」寫作技巧可以繼續練習，最重要的還是要開始寫。儘管目前國內文學市場幾乎無法支持專業寫作者，尤其台語文學的市場又更窄，老師舉出現今相當重要的台語作家如陳雷、林央敏等，市面上也很難看到他們的作品。只能繼續慢慢做、慢慢出，為著一份使命感，繼續累積，未來也能夠作為教育的材料。

最後，黃老師透露最近正在進行一部長篇的作品，利用空閒時間斷斷續續地寫，故事背景是大坪頂武裝抗日事件，之前已經發表過同系列的作品，像是柯鐵虎、第一位率日軍進攻台灣的將軍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都會出現在小說中，透過歷史背景來講其中的人物。當我們問到這樣的歷史小說中，是否也會加入自己編撰的虛擬人物故事，黃老師直率地說：「其實我們讀的很多歷史也都是假的啊。」因應當政者的史觀，即使同一個事件，也會有不同的取捨和說法，比較起來，小說和歷史課本，究竟誰是真誰是假，可能也未必有明確答案了。



黃文宏老師分享著自己豐富的台語文著作。